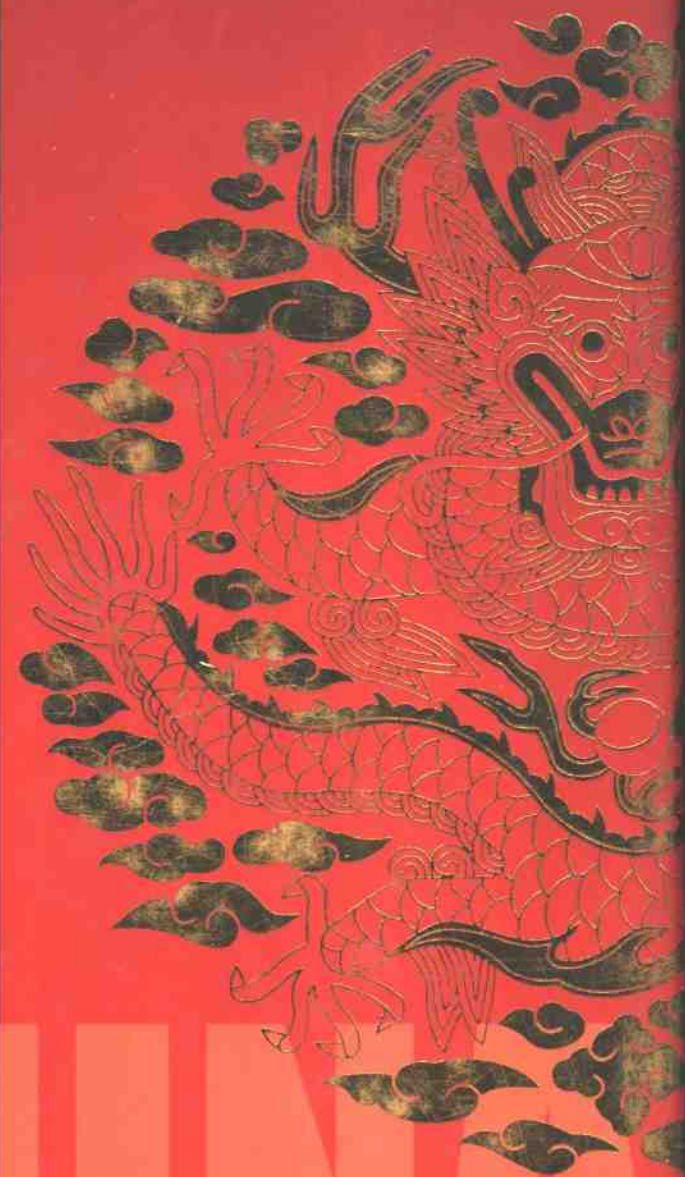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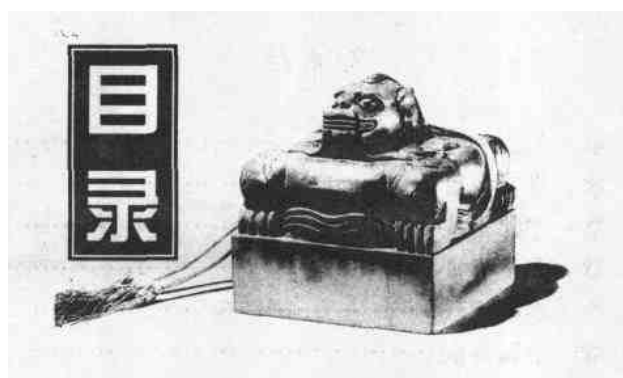


中 · 國 · 皇 · 帝 · 后 · 宮 · 傳

百皇后·萬皇后
劉太后·王皇后



ONE HUNDRED BIOGRAPHYS
OF THE EMPERORS AND
EMPRESSES IN CHINA



卫皇后

第一章	一朝显贵	(1)
第二章	入主中宫	(5)
第三章	巫蛊之祸	(26)
第四章	卫氏外戚	(49)

独孤皇后

第一章	父本名将	(73)
第二章	匹配的婚姻	(91)
第三章	协夫开国	(93)
第四章	“宫中二圣”	(97)
第五章	废黜二王	(106)
第六章	改立太子	(113)
第七章	独孤之死	(141)
第八章	文帝之责	(147)

CAJAL

刘太后

第一章	艺女显贵	(157)
第二章	册封为后	(161)
第三章	“狸猫换太子”	(165)
第四章	太子赵祯	(168)
第五章	逐掌朝政	(171)
第六章	临朝称制	(190)
第七章	铲除政敌	(192)
第八章	用人之道	(198)
第九章	仁宗问政	(202)
第十章	女皇之梦	(220)
第十一章	太后归天	(226)
第十二章	仁宗葬母	(229)

马皇后

第一章	朱重八投军	(233)
第二章	马氏家世	(240)
第三章	军中结缘	(242)
第四章	翁婿矛盾	(244)
第五章	奠定基业	(269)
第六章	贤明的皇后	(303)



第一章 一朝显贵

卫
皇
后



她，出生寒微，境遇凄凉，在饱尝人间辛酸之后，终以歌喉婉转、美艳绝伦的色艺撼动了帝王之心，从而入主中宫，荣宠无极，并使其家族飞黄腾达，势倾天下。她，就是历史上具有雄才大略而又好大喜功、威名赫赫的汉武帝的第二个皇后——卫子夫。

卫子夫生当西汉王朝鼎盛时期。她的母亲做过汉武帝大姐平阳公主家的婢女，其父生平事迹已不可考。卫母生有一男三女：老大名长君，长女名君孺，次女名少儿，三女就是卫子夫。后来，卫子夫的父亲死了，母亲又跟平阳公主家中一个名叫郑季的家僮私通，结果又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卫青，也就是历史上屡破匈奴，威震边关的卫大将军。家境贫寒的卫子夫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被迫做了平阳公主家中的一名歌女，过着寄人篱下的痛苦生活。她仿佛是个木偶人，从来就没有自由，没有欢乐。她只能强颜欢笑，浑浑噩噩、懵懵懂懂地打发那难熬的时光，用自己哀怨的歌声去博取那些整日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公子王孙和太太小姐们的轻薄浪笑。然而，生命的链条是由无数个偶然的环节组成的。不久后，命运之神居然也一反冷酷常态，对她微笑起来。

公元前139年三月，笃信天命的汉武帝率领浩荡车马亲赴霸上（今陕西西安市东）祭祀，以图消灾祈福，长命百岁。大队人马返回路经平阳公主家时，汉武帝顺便去看望了一下他那





位大姐姐。

平阳公主是王太后的亲生女儿，也是汉武帝的姐姐，本称阳信公主，因嫁与平阳侯曹寿（西汉开国功臣曹参的曾孙）为妻，所以又叫平阳公主。正在家中闭目养神的平阳公主乍见身居一国之尊的老弟大驾光临，不禁手忙脚乱，立即大摆筵席，盛情款待。席上海陆俱陈，八珍齐集，极尽奢华。壮年的汉武帝身强体健，酒兴大发，尽情豪饮。酒过数巡之后，善解弟意的平阳公主轻挥玉臂，招出 10 名浓妆艳沫、风姿绰约的年轻女子，前来奉觞劝酒。汉武帝偎红倚翠，又连饮数杯。

这美人劝酒乃是平阳公主精心安排的。原来，她趁着陈皇后久未生子的机会，特地采选良家美女蓄养家中，教以宫廷礼仪，准备进献汉武帝，借此邀功请赏。可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生性风流的汉武帝偏偏看不中眼前诸女。他稍稍留意，略略评量，眼见都不过是些寻常脂粉，无一当意，便兴味索然，干脆置之不理，只顾埋头饮酒。平阳公主目睹此情此景，不由得心灰意冷，大失所望，赶紧斥退诸女，另招一班歌女上前侑酒，当筵弹唱。

不一会，又有 10 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生得鲜妍可爱的歌女飘然而至。一时间，筵席厅内琴瑟琤琮，珠玉流转，歌声缭绕，迷人心魄。汉武帝“龙颜”大悦，如醉如痴，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来回在众歌女身上梭巡。当那灼热的目光射向领头的一名歌女身上时，他猛然间愣怔住了，握在手里的一只镂花酒杯既不放，也不端向嘴边。酒溢出来沾湿了衣襟，也浑然不觉。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歌女，久久不发一言，心里不断默念着：“简直是国色天姿！”“简直是国色天姿！”

领头的那位歌女在一班人中中的确鹤立鸡群，艳压群芳。她长得肌肤皓皓如岭头白雪，明眸善睐，光采四射。身体适中，衣着打扮人时得体，正象古人所说：“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朱则太赤，施粉则太白。”更妙在头上那



万缕青丝，黑油油的，光可鉴人，撩人情思。汉武帝完全被她迷住了。

平阳公主见汉武帝如此情景，满心欢喜。她微微凑过头去，轻轻地问汉武帝：“眼下这个歌女，色艺如何？”

汉武帝如老僧人定，浑然不觉，兀自痴痴地望着那个领班歌女。

“这个歌女，色艺如何？”见汉武帝未作反应，平阳公主又怯生生地问了一句。

啊！是问我吗？汉武帝转过头来，骤然领会到了平阳公主那直射向自己带着探询的目光的含意，这才感到自己一时忘情，有失体态。于是，赞许地回答说：“才貌双全，不可多得！”顿了顿，汉武帝又反问道：“她是何方人氏？唤着何名？”

平阳公主连忙陪笑回答：“此女籍隶平阳，名叫卫子夫。”

“啊！好一个平阳卫子夫！”汉武帝脱口而出地赞叹道。说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佯称体热，起身离去。平阳公主见武帝的情态，早已洞穿他的心思，于是，赶紧令卫子夫相随而去，与他同入自己的更衣室——尚衣轩。

到得轩中，汉武帝一双大眼又紧盯着卫子夫，好象还没有看够。卫子夫则轻捻玉指，微翘嘴角，脸飞红晕，一副羞涩之态。汉武帝见她艳丽如仙，比刚才歌舞时更有一番神采，心头宛如小鹿撞击，突突跳动，难以自制。他大步跨到卫子夫身边，托起她的下巴，轻声问道：“你这般娇媚，却孤身一人，形影相吊，岂不寂寞可怜！朕有怜香惜玉之心，你知道么？”卫子夫粉脸绯红，柔声答道：“寂寞实不敢怨，陛下垂爱，实出望外，但求陛下垂怜。”汉武帝又轻轻说道：“既然如此，朕将你带入宫中如何？”卫子夫羞答答地说道：“恨贱婢生性粗陋，唯恐辜负洪恩，不敢玷污龙体。”汉武帝见卫子夫聪明伶俐，越发欢喜，一把将她揽入怀中，喃喃絮语道：“你还是个小孩子，就学得如此机灵，真可爱也！”



……过了半晌，汉武帝从尚衣轩中缓缓走出。又过了一会，卫子夫才梳洗完毕，跟着略显慵倦的汉武帝姗姗来前。她低着头，垂着肩，娇羞无比，更显得千般旖旎，万种风流。大喜过望的汉武帝当即下旨，赏赐平阳公主千金。平阳公主略一欠身，谢过赏赐之后，顺水推舟地欣然表示愿将卫子夫奉送入宫，相伴君王。汉武帝听后更加喜形于色。

不觉红日西斜，落霞唱晚。武帝一行即将启程返京了。平阳公主又吩咐卫子夫入室梳妆打扮。待卫子夫打扮停当，席已早撤，汉武帝也别姊登车。卫子夫赶紧步上厅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拜谢平阳公主养育教导之恩。平阳公主面带微笑，亲自扶起卫子夫，并亲热地拍着她的肩膀说：“此去应当勉承雨露，切望好自为之！倘若异日能得荣宠，切勿相忘！”卫子夫诺诺连声，洒泪上车，随汉武帝而去。

卫子夫就这样以一个普通歌女身份，随着帝辇，一脚踏进了重门深院的皇宫。这次偶然的机遇，不啻是她生命里程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她再也不必长歌当哭，慨叹她那不幸的身世了。不过，卫子夫眼下只是暂时告别了她那辛酸的过去，她要想出入头地，飞黄腾达，还得有耐心，耐得住深宫中的青灯与寂寞。



第二章 入主中宫

卫
皇
后



历代封建帝王无不穷奢极欲，荒淫无度。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不少宫女后妃也乐于挖空心思，讨好他们。为了得到帝王恩宠，宫女后妃们争风吃醋，往往要进行不断的明争暗斗，有时甚至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种特殊“情场”的斗争中，有的人失败了，自怨自艾，郁郁寡欢，甚而自戕生命，死不瞑目，抱恨终天；有的人胜利了，志得意满，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然而，无情的事实是，即使对于胜利者而言，她们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不稳定的，新的争斗随时都可能把她们卷入其中，因为封建帝王的贪欲是根本无法满足的。

再说那天傍晚，汉武帝带着卫子夫喜气洋洋地长驱入宫，本打算当夜再续欢情，重谐鸾凤。可绝没想到，偏偏被专爱贪酸吃醋的皇后陈阿娇撞个正着。陈阿娇见卫子夫生得袅袅娜娜，模样俊俏，心中早已横生一股妒气，她迫不及待地向汉武帝打探卫子夫的来历。汉武帝毕竟有点心虚，一阵犹豫之后，只得据实以告，说是大姐平阳公主的家奴，是大姐特意送到宫中来应役当差的。谁知陈皇后听后柳眉倒竖，凤眼圆睁，冷冷地连说两个“好”字，然后悻悻而去。汉武帝怔怔地望着陈皇后的背影渐渐远去，大不以为然，心中很不是滋味。可又转念想到：陈阿娇可不是寻常人物，是不能随便冒犯得罪的。以前我由胶东王立为太子，又由太子顺利即皇帝位，全赖她母亲窦

五



太主大力提携。现在我怎么能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当面得罪她而贻人口实呢？再说，我幼年便立有“金屋藏娇”的誓言，现在怎能为了一个歌女卫子夫，撇下好几年夫妻情分呢？！想到这里，汉武帝草草地把卫子夫安顿了一下，马上赶到陈皇后跟前去赔不是。陈皇后正在气头上，到底不是好惹的，岂能容汉武帝轻易瞒着她如此行事！见汉武帝低三下四，委婉陈词，她反倒装腔作势，大发雌威，气呼呼地嚷着要汉武帝去陪伴那个新来的美人，并且煞有介事地叫着要搬回娘家去住。汉武帝无可奈何，一再温存劝慰。陈皇后也不是倔犟脾气，知道见好就收，大闹一番之后，这才肯与汉武帝抵掌谈判，约法三章——将卫子夫锢置冷宫，不得私幸。汉武帝唯恐伤害陈皇后，只得强忍怒气，勉强遵从。从此以后，卫子夫独对青灯，枯坐冷宫，心如死水，度日如年，几乎有一年多时间未睹汉武帝“龙颜”。时间一长，陈皇后渐渐疏于提防，不再追究；汉武帝也撇下旧情，另觅新欢，再也记不起皇宫中有个时时惦记着他的卫子夫了。

陈皇后以汉武帝的恩人自居，她时常与汉武帝开玩笑地说：“我可是你的大恩人，你就是真的盖一间金子做的房子给我住也不过份吧？只是金子做的房子住进去可能不太舒服，我也就不让你兑现诺言了。只要你以后对我一个人好，不要亲近别的女人就行了。”

汉武帝脸上陪着笑，心里暗想：“这事可办不到，做皇帝的怎么能只一个女人呢？”不过他嘴上却说，“皇后对朕恩重如山，朕怎么能撇下你另求新欢呢？”

陈阿娇虽然仗着长公主刘嫖给她支撑门户，但也隐隐觉得到了自己的危机。她长汉武帝几岁，而且长相又十分的一般。况且岁月不饶人，细细的鱼尾纹已悄悄地爬上了她的眼角。对于皇后位置的担忧，使她更快地衰老了。

对容貌的担心倒不是最迫切的，陈皇后可以让汉武帝去亲



近别的年轻、漂亮的宫妃们，这样倒不至于有人因为得宠而胆敢与她争夺后宫之尊的。陈皇后最忧虑的是她与汉武帝结婚十年时间，一直未能给汉武帝生个一儿半女，她时常埋怨自己的肚子不争气，但她又无计可施，只有无可奈何地看着铜镜中的自己日渐地衰老。

宫闱斗争的日常内容是后妃争宠。后宫成千的嫔妃，侍奉着一个食色不已，喜新厌旧的皇帝，相互之间不可避免地要斗妍争宠，排挤倾轧。而帝王则永远是一位专断的独裁者，他的好恶，决定了嫔妃们的命运。

汉武帝其实早就对陈皇后厌倦了，但有长公主刘嫖在，陈阿娇顺理成章地坐上了皇后的位置。长公主刘嫖仗恃着她帮助汉武帝夺取皇位的功劳，贪求夺取，没有止境，搞得汉武帝心烦意乱，所以他对陈皇后的宠爱更加迅速地冷却下来。

此时刘嫖已被封为馆陶太主，她也看出来汉武帝不象以前那样喜欢她女儿阿娇了。她就去宫里找亲家母王太后，想问问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太后一听馆陶太主的口气，知道她很生汉武帝的气，就马上换上笑脸替儿子解释说：“亲家母误会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阿娇和皇后成亲已有十载，可是阿娇到底也没给刘家生个一男半女，这样也难让皇儿不去亲近别的嫔妃，要是将来一旦无嗣，岂不是社稷江山之不幸么？”

馆陶太主刘嫖听了王太后这番话，自己无话可说，只得悻悻地辞别王太后，转到女儿宫中去看望。

阿娇正在宫中闷坐，她看到母亲进宫来，好象是见了救星。她开口就让母亲去找王太后，让她管束汉武帝，后来她见到母亲脸色不太好，这才停下话头。

馆陶太主对女儿说：“王太后那我已经去过了，人家怪你不能生孩子，理亏的是你自己。明天你去找个医生看看，只要能生个孩子，给多少钱都不在话下，要是你真的不能生育，那



为娘可能也帮不上你了。”

陈皇后这才真正明白失宠的原因，她马上派人四处寻访名医。宫中支起了药炉子，找的都是名医，开的都是秘方，虽然钱花了不少，可是不见陈皇后有什么起色，反倒熏上了一身的药味，汉武帝就更不喜欢她了。陈皇后心里满是怨恨。

王太后送走馆陶太主后，翻来复去想了半天，她觉得这个亲家可得罪不起，马上派人把汉武帝叫到自己宫中。

王太后对儿子说：“你刚刚坐上皇帝宝座，大臣们还没有完全把握住。前些时候召来那一帮儒生要建什么明堂，你祖母窦太皇太后已经老大不高兴了，她几句话就让赵绾和王臧丢了脑袋，朝中听她的话人多，就连你父皇也都让她三分。而你这位岳母馆陶太主又是窦太皇太后的掌上明珠，现在你疏远陈皇后就是冒犯你岳母，她们两人要是一起出面，你肯定要受重罚，到时候我也救不了你。女人们都喜欢听些顺耳的话，你可要学乖点，办什么事都要小心考虑才是。”

听了母亲王太后的一番话，汉武帝恍然惊悟。他这才认识到，不仅自己在朝政上现在是没有决策大权，而且在宫中窦太皇太后和馆陶公主的势力也很强。汉武帝给母亲行了一礼，拜谢指点之恩。从这以后，汉武帝对于姑母兼岳母刘嫖和皇后陈阿娇母女的不满稍稍收敛了一下，馆陶太主见这次交涉有所收获，也就不再找麻烦了。

正在卫子夫悒悒不乐、山穷水尽之时，命运之神又一次把她推进了汉武帝的怀抱。于是，卫子夫又在她的命运史册上翻开了一幅柳暗花明的春光图。当时宫女如云，不免良莠杂陈，使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汉武帝是一个以好色著称，风流十足的帝王，他深感“沙里拔金”之烦难。经过一番冥思苦索之后，他决定集合所有宫女，察视优劣，然后分别作出去留决定。这一消息顿时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整座皇宫马上下纷纷扰扰、沸沸扬扬起来。一班闷居深宫的怨女，早就难耐寂



寞，都眼睁睁地巴望着趁早出宫还家，以便及时另行择偶，重缔姻缘，免得耽误终生，白白老死宫中，所以都情愿面见皇上，希望早早被允发放。卫子夫人宫以后，满以为可以朝夕陪伴壮年天子，专宠后房，哪曾想会遭到正宫嫉妒，连与汉武帝见面都比登天还难。开始一段时间，出入也要受人管束。卫子夫终日以泪洗面，柔肠寸断，自叹命苦。后来虽然稍得自由，也总觉得天高日远，毫无趣味，自以为与其闷居深宫还不如乘机出宫，仍去做个歌女来得合适。主意一经打定，卫子夫反而安下心来，专候察选之日的到来。

这天中午，卫子夫粗整青丝，薄施脂粉，随着一班宫女进入大殿，听候发落。“通！通！通！”几阵鼓声响过之后，汉武帝浓眉深锁、神情肃穆地出现于大殿。他按着宫人名册，一一点检，有的打发出去，有的仍使留住。但看到“卫子夫”三字，汉武帝心中怦然一动，不由得触起前情，怅然若失。他睁大眼睛，注视着下面的宫女入群。过了一会，卫子夫冉冉而来。细步乍移，香风已到，袅袅婷婷，渐行渐近。满殿人群都觉得光彩照人，真正是色压群芳、倾国倾城。她款款步到汉武帝座前，慌忙拜倒，抑住娇喉，呜呜咽咽地说出一句话，愿求释放出宫。汉武帝又惊又愧，又怜又爱，又喜又急，赶紧好言抚慰，让她坐下。卫子夫不敢也不想抗命，只好起身退立一旁，一直等到其他人被察验完毕，才奉谕留居，随众退回。

当日夜间，忽然有一内侍来到卫子夫宫中传旨。此时的卫子夫已酣然入睡，进入南柯之境。迷迷糊糊之中忽然被告知皇上有请，慌忙起身，一骨碌下床，草草穿了衣服，也来不及梳妆打扮，急忙忙直奔汉武帝寝宫。汉武帝见卫子夫衣衫散乱，云鬓歪斜，睡意绵绵，越发觉得妩媚撩人。待卫子夫来到面前，汉武帝便满斟一大杯御酒递她手中。卫子夫微启香腮，一饮面尽。汉武帝见卫子夫知情识趣，乐得直捋下巴，哈哈大笑，又赐一杯，卫子夫又是一饮而尽。倏忽之间，卫子夫一连



饮了三大杯，汉武帝自然是好酒量，自己也饮了满满一巨觥。二人眉飞色舞，情酣意畅。卫子夫饮毕，双腿一曲，亭亭拜倒于汉武帝座前。汉武帝见状，怜爱有加，忙为拦阻，揽她入怀，重叙一年离绪。卫子夫涕泣涟涟，故意颤声说道：“臣妾罪该万死，不应再近陛下，倘被中宫得知，则是死无葬身之所。妾死固不足惜，只恐陛下也有许多不便哩！”汉武帝听了，叹息着说道：“我在此处幸卿，与正宫相距颇远，谅必不致被皇后发觉，贤卿不必多虑。而且，我昨夜得梦，梦见贤卿站立处，旁边立有梓树数株，而‘梓’与‘子’声音相通。我至今无子，莫非要在卿身？卿该替我生子吧！”说着，汉武帝与卫子夫携手入床，再图好事。卫子夫蜷缩在汉武帝怀中啼泣着说：“臣妾糟糠之质，自以为必遭捐弃无疑，不曾想到今日又蒙圣主格外降恩。臣妾衔恩戴德，枯骨重温，也图聊报圣上。臣妾此身已为陛下所有，身边之物也莫非陛下所赐，无可进献，惟此发肤受之于父母，而肤不可以切割而进献，且毁伤肢体，又恐陛下伤心，惟能剪青丝一束，藉表寸心，还可使陛下睹物思人，垂怜臣妾。区区之忱，尽在此矣！”两人唧唧啾啾，直谈到东方发白，方才交颈而眠，沉沉入睡。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不为。第二天一大早，汉武帝重幸卫子夫的事就传人陈皇后耳里了。陈皇后恨得咬牙切齿，连连跺脚，心中如烈火浇油，气呼呼地吼道：“这个妖奴，竟敢如此放肆，真是无法无天，罪不可赦！”说罢，带着十几个宫女，气势汹汹地赶到卫子夫宫中来。卫子夫昨夜重承雨露，心下又惊又喜，此刻正坐在榻上美滋滋地想着心事，猛然听见宫外吵吵嚷嚷，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再抬头一看，见是陈皇后与一群宫女杀气腾腾地蜂拥而至，情知大事不好，早已吓得浑身抽搐，面如土色，只得“扑通”一声跪伏在地，磕头如捣蒜，乞求恕罪。陈皇后三步并作两步地跨进宫来，不等站稳脚跟，就吆喝着手下宫女将卫子夫捆绑起来。一班宫女只图奉承皇





后，哪管卫子夫柳腰轻脆，花貌娇羞。横拖的乱扯乌云，倒拽的斜拉锦带。可怜的卫子夫被折磨得疼痛难当，哀声直叫。陈皇后平摊右手，直指卫子夫的额头破口大骂道：“我宫中一帝一后，合称二圣。天下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偏你这个贱妖横生枝节，扰乱掖庭！你有何鬼蜮伎俩，胆敢蛊惑圣听，乱我宫中雅化？快快从实招来！”卫子夫浑身筛糠，战战兢兢答道：“奴婢罪该万死！下贱之人，岂不知娘娘威严法度？又怎敢横邀皇上宠幸？也是奴婢时乖运蹇。奴婢长期幽居深宫，万没想到，皇上昨晚醉酒之后会突然传旨，宣召奴婢从速进宫。奴婢虽然心存不愿，本想报知娘娘，但实不敢冒犯天威，只得心神忐忑，硬着头皮进宫，勉强从顺，陪侍皇上。这件事纯属皇上意思，实与奴婢无涉。还望娘娘大发慈悲，细察本心，从轻发落奴婢！”陈皇后听罢大骂道：“简直一派胡言！你这个大胆妖狐，专耍狐媚伎俩，扰乱圣听。昨晚风流快活时，可曾这么装娇弄俏过？今日倒来花言巧语，嫁祸于人，推脱得如此干净！这般口是心非，该当何罪？”卫子夫结结巴巴地分辩道：“委实不干奴婢之事，万望娘娘恕罪！”陈皇后见卫子夫万般抵赖，越发怒火攻心，拍案大骂道：“你这无耻妖女，竟敢逞口舌之利！真是气煞我也！皇上既是那般疼你，你就该去求他饶命。昨晚为何拼命消受？今日反过来求我！真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你这花嘴狐妖，我只是稍稍对你放松一点，就被你趁虚而入，眼下饶你不得！不受一点皮肉之苦，你是不会知道好歹的！”陈皇后说罢，挥手示意身边宫女上前惩治卫子夫。众宫女哪敢说半个不字，都如饿虎下山一般直扑卫子夫。一阵拉拉扯扯、拳打脚踢之后，卫子夫便披头散发，浑身青肿，上气不接下气，瘫做一滩烂泥了。陈皇后冷笑几声之后，带领众人扬长而去。

时光荏苒，约摸又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汉武帝逐渐掌握了一些政权，坐稳了皇位，他不再象以前那样害怕陈皇后了。他





放大胆子，在宫中布置了一个院子，把在冷宫里呆了一年多的卫子夫接过来住下。

卫子夫貌美年轻，又是歌舞场上混过多年的人，所以深得汉武帝的宠爱。没过多长时间，卫子夫有了身孕，汉武帝更把卫子夫当成宝物，也不怎么往中宫陈皇后那里过夜了，彻底冷落了她们。

陈皇后知道卫子夫身怀有孕时，气得快要晕倒了。她辛辛苦苦吃药请医生，这么多年也没见如愿，而这个下贱的卫子夫竟然就这样轻易地怀上了汉武帝的孩子。她觉得胸中气闷，快要发疯了。

她要吵，她要闹，她找到汉武帝，骂他：“恩将仇报，过河拆桥……”汉武帝心中已不再害怕她了，就故意气她说：“谁让你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呢？”

陈皇后见汉武帝不吃这一套，气得咬牙切齿地想冲进卫子夫居住的院子里跟她拼命。汉武帝忙叫宫人们将皇后拉走，吩咐宫里的几个老宫人，让她们用心保护好卫子夫，不让陈皇后有下手的机会。

陈皇后知道自己无力与汉武帝对抗，便去找母亲馆陶太主撑腰去了。馆陶太主觉得不能总是直接去与汉武帝争吵，她就想到了窦太皇太后。

听到女儿和外孙女两人添油加醋的哭诉，窦太皇太后很生气，她叫人把汉武帝叫来，当了皇帝就忘本了，你是想气死我成不成？

汉武帝回禀说：“太皇太后息怒，孙儿有话要说。”

窦太皇太后没好气地说：“你把阿娇害得不得安生，还有什么好诡辩的？”

汉武帝回答说：“孙儿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刘家的社稷江山。阿娇至今没有子息，又傲慢妒嫉，为一点小事大吵大闹。卫子夫虽是出身低贱，但孙儿招她入宫之后，现在已经有了身



孕……”

窦太皇太后一听到这里马上打断了汉武帝的话，急切地问道：“这是真的吗？”

汉武帝知道窦太皇太后也想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曾孙，所以才抬出这条理由，他见窦太皇太后急切的样子，故意慢慢地说：“孙儿的卫姬已有七个月的身孕了。只是阿娇成天前去骚扰，一直不得安宁。请太皇太后给孙儿作个主，别让阿娇再去捣乱了。”

窦太皇太后听说这家后继有人，心中十分高兴，她不但斥责汉武帝了，反而夸奖道：“孙儿这样做得对，我是错怪了你。”她回过头来，又把刘嫖和阿娇母女训斥了一顿，说道：“你们不以国事为重，却处处为自己打算，还不给我退下！”

陈皇后见自己的靠山不能帮自己，反而遭了顿训斥，心中又气又羞。强烈的妒火使她丧失理智，她不甘心就这样服输，一哭二闹三上吊，她几次自杀，终因宫中来往宫人很多，几次都早早被发现了，所以她几次又都被救转过来了。

汉武帝气得要命，只好派人看着陈皇后。从这时起，他干脆再也不去陈皇后的中宫。“金屋”变成了冷宫。

陈皇后遭到汉武帝的冷落，当然不会甘心。她整日足不出户，愁眉深锁，绞尽脑汁，以图击败卫子夫，把汉武帝重新拉回到自己身边。然而，她实在是黔驴技穷，想不出什么好着来。万般无奈之下的陈皇后不得不去跟她母亲窦太主（汉武帝的姑妈，也是他的丈母娘）商量对策。窦太主深为自己的女儿抱不平，可急切里也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她听说卫子夫有个名叫卫青的弟弟在平阳公主家牧马，就派人去抓他，准备置他于死地，以出胸中恶气，同时也给卫子夫一个沉重打击。

卫子夫与卫青是同母异父的姐弟。卫青的生父叫郑季。这个郑季由于已有妻儿，便把卫青这个私生子视如草芥，横加虐

